

电影艺术资料专集之三

关于法国影片“自由之火”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所编

1950年3月

电影艺术資料專集之三

关于法国影片“广島之恋”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10月

仲
冬

司电影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广島之恋》故事梗概..... | (3) |
| 《广島之恋》的对话..... | (5) |
| 《广島之恋》的作者阿仑·雷乃对该片创作意图的阐述.... | (12) |
| 法国评论界对影片《广島之恋》的意见摘要..... | (15) |
| 法国《正片》杂志座谈《广島之恋》 | (29) |
| 日本电影评论界对《广島之恋》一片的反映: | |
| 怎样理解在广島的爱情.....[日]佐佐木基一 | (38) |
| 评影片《广島之恋》.....[日]南博 | (41) |
| 美、英、西德、南斯拉夫对《广島之恋》一片的反映..... | (43) |

前　　言

1959年，法国电影界出現了一种所謂《新浪潮》的創作傾向。关于这种創作傾向的起源和實質，我們已在电影艺术資料专集之二的《七个資本主义国家电影動向》里有关法国电影的動向中，扼要地作了介紹。影片《广島之恋》是这种傾向的主要代表作品，它的导演阿仑·雷乃又是这种傾向的“首領”。

阿仑·雷乃原系法国短片导演，今年36岁，曾在《法国高等电影学院》学习过，后因不满学院刻板、陈旧的教学方針而退学。他最初拍摄一些艺术觀摩片，如《范果哈》、《盖尔尼卡》（毕加索以西班牙內战为題材的繪画）。1954年，他拍摄了影片《塑象也死亡》。由于这部影片譴責了殖民主义者对非洲黑人文化的摧残，因此，直到現在，影片还被法国政府所禁映；1956年，他又拍摄了叙述奧斯維辛集中营的影片《黑夜与浓雾》（即我国譯制的短紀錄片《残暴的法西斯集中营》）。

《广島之恋》是阿仑·雷乃第一部故事片。这部影片是和日本合作的，影片的編剧是法国女小說家瑪尔格丽特·杜拉。

在这部影片中，作者企图提出許多問題：爱情、战争、和平、原子弹、个人、集体，……由于作者在这部影片中又使用一种与过去不同的表現手法，因而，影片一出現就受到人們的注意，并引起了热烈爭論。这种針鋒相对的爭論在法

国电影界中还是罕见的。

爭論的范围很广，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影片的主题，二是影片的文学性的表現手法。关于主题，有人認為它是积极的、反战的，但是，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是不恰当地把广島的悲剧和法国納威尔光复时的个人“悲剧”平列起来，認為影片是消极的、宿命論的。在表現形式方面，有人認為这是有力地消除了文学与电影之間的鸿沟，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开辟了道路，但是，也有人認為这是难懂的、浮夸的、晦涩的祷文。对于作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电影工作者，有人則認為他只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在这个集子里面，我們收集的材料主要是法国本国的。由于影片还没有普遍在其他国家上映，因而其他国家对这部影片的反应很少，加以我們还没有看到影片，因此影片的故事梗概和其他材料都是根据法国的一些报刊整理而成，以便对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作作一个简单的介紹，供研究法国《新浪潮》时参考。待将来收集到更多材料时，再进一步編成专集研究。

編 者 1960年4月18日

《广 島 之 恋》

—— 故 事 梗 概

一个灰色的东西在蠕动，它象蛇，可是又不是蛇……观众逐渐发现，这原是一只手在抚摸一个人裸着的脊背……就在此同时，观众又随着主人公的对话看到广岛在1945年遭原子弹轰炸后的惨状：烧弯了的铁、烫伤的皮肤，永远不会封口的创伤……

观众又逐渐发现，最初出现的镜头原是两个人：一个是法国妇女，另一个则是日本男子。

法国妇女系一个演员，她是到广岛来拍摄一部以和平为主题影片的，在片中，她饰演一个护士。

从对话中，观众得知，他们两人就是在这一天，在广岛的一家咖啡馆相遇和产生爱情的。日本男子曾经参加过日本侵略战争，战后来到广岛作了建筑工程师。他是有妇之夫；而她也是有丈夫的人，因此问题很清楚，他们是不能生活在一起的，法国妇女后天就要离开广岛回国了。

早晨，他们恋恋不舍地分开了，但是很快日本男子在拍摄外景的场地又找着了她，于是她又到了他的家（他的妻子去外地不在广岛），晚间又到咖啡店去继续他们所谓的“不可能的爱情”。她为什么要爱上他呢，原来在他身上，她发现有许多东西和她原先的爱人相似，和日本男人在一起，她往往神态恍惚地把他当做第一个爱人。在他的追问下，她开始向他讲述她的遭遇：那是，在十四年以前，她还只有十八岁，在法国的纳威尔城，她爱上了一个

占領着她的国家的德国士兵。他只有二十岁。他們瘋狂地“相愛”，但是，他們却不能公开地相爱。他們不得不到一些断牆残垣中去会面，他們准备結婚，他們准备逃到外地去。但是……

她的情人在納威尔光复前被法国抵抗运动的战士打死。她伏在尸体上痛哭，她痛哭自己“不幸的初恋”，但她又拒絕去了解她周围发生的事情。

納威尔的居民恨透了德国法西斯。他們把这个姑娘当作一个法奸来对待。为了惩罚她，他們把她的头发剃光、打她、罵她、把她单独关在一个地窖中。而她仍然不去理解这一切，她那倔强的性格又触怒了众人，人們便把她看作一个疯子，一直把她关闭了很久……

酒、所謂“不可能的爱情”、即将来到的离別、广島的惨剧、广島妇女的痛苦，她个人的悲剧……一切都混淆在一起了。

她語无伦次，失去理性，她說了許多莫名其妙的話，如：我是一个不道德的人，因为，我怀疑別人的道德……，“我餓了，我渴望不忠誠，渴望和其他男子来往，渴望謠言、渴望死去……”

她依然是把他和德国兵混淆起来，依然在胡言乱語，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他打了她。这可能是出于嫉妒，也可能就是要她清醒……

夜深了，他們分手了，她困惑、痛苦地回到旅館，然而不能平靜，又踏上街头徘徊；而他呢，也同样不能安宁，不能回家。于是二人又开始在街头追逐，一直到天明……

不論是她或他，他們都似乎感到：战争、原子弹、个人的痛苦、集体屠杀，有一天还会产生，所以当他們談到这一切时，都只是聳聳肩膀……

(根据法国报刊介绍的影片故事整理而成)

《广島之恋》的对话

按：象影片的主题、表现手法一样，《广島之恋》的对话，也引起了人们的热烈争论。有人认为这是抒情味很浓的、文学性对话。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最令人讨厌的文学，一种奇怪的祷文。有人认为，作者是在学艾吕雅的诗的风格，但是有些地方则令人感到厌烦。有些对话与画面接合得非常不近情理，例如当对话说“你杀了我。你给我带来了好处”时，画面是用摇拉镜头拍摄大街，这就有了一种奇怪的涵义。

今译出原发表在法国《电影一60》杂志上的一部份对话，以供参考。

他：你在广島什么也没看見。什么也没看見。

她：我看到了一切，一切。

因此，我看到了医院。

我可以肯定，

广島有医院。

我怎么能避而不見？

他：你在广島沒看見医院，你在广島什么也没看見。

她：看了四次博物馆，

我看見人們在散步。

人們在沉思散步。通过照片，复制品，沒有其他东西；只

有照片、照片、复制品，沒有其他东西；只有解释，沒有其他东西。

看了四次博物館。我看見了那些人。我也沉思着看鐵块，看見烧着的鐵块、折断的鐵。鐵变得象肉一样可以受創伤的了。我看到象花束一样的爆炸后的菌状云……它也在想？人的皮肤，浮肿的皮肤，活人的皮肤还新鮮地处在痛苦中。砖头，烧燃着的砖头，迸裂的砖头，不知名者的头发。这是广島的妇女們在第二天早晨发现自己头上一大撮、一大撮掉下来的头发。

我感到热。和平廣場。和平廣場的温度是一万度。我知道，这是太阳的温度出現在和平廣場。怎么能不看見？野草……这很简单……

他：你在广島什么也沒看見。

她：复制品是以尽可能严肃的态度去做的。影片是以尽可能严肃的态度去拍的。幻想，这很简单。它是那样完美，致使旅行者都哭了起来。

我們永远可以耻笑自己。但是，一个正在哭泣的旅行者又能做什么別事情？

我永远在为广島的命运而痛哭，永远。

他：不，你为什么痛哭？

她：我看到了紀錄片。

第二天，历史这么說，我并沒有去捏造，就在第二天；一些象动物般的东西，又在泥土和灰尘中复生。狗被照了相……永远照下来了。我看見的。

我看到了紀錄片，我看到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他：你什么也沒有看見，什么也沒有看見。

她：我也看到了第十五天。广島又开遍花朵，到处只是些小兰花和美人蕉，牵牛花和一日美，它們从灰尘中以一种到那时在花中还没有过的、独特的生命力重生了。我沒有捏造。

他：你捏造了一切。

她：沒有。同样，在爱情中，这种幻想也存在。这种力量是不能忘記的。同样，我对广島也有幻想，而我将永不会忘記。在爱情中也是这样。

她：我也看到了那些侥幸未死的人。我也看到了广島妇女腹中的那些人。我看到了忍耐、无辜、表面的温和。广島暂时还活着的人們就是带着这种温和，适应着一种如此不公正的、常见的、但是丰富的想象在他們身上已經枯竭了的命运。

听着。我知道，我知道一切，这正在繼續。

他：不，你什么也不知道。

她：妇女們面临着生产出一些怪胎的危险，但是，这正在繼續。男人們有受到不育症的打击的危险，但是，这正在繼續。雨使人害怕，雨尘落在太平洋的水上，太平洋的水正在杀人。太平洋的漁夫死了。食物使人害怕。人們把整个城市的食物都扔掉。人們把整个城市的食物都埋掉。全城憤怒了。許多城市都全城憤怒了。

整个城市憤恨誰？

不管城市本身是否願意，它正在憤恨某些人民由于反对其他人民而在原則上提出的不平等，憤恨某些种族由于反对其他种族而在原則上提出的不平等，憤恨某些阶级由于反对其他阶级而在原則上提出的不平等。

听我說，就象你一样，我知道遺忘。

他：不，你不知道遺忘。

她：就象你一样，我有記忆力，我知道遺忘。

他：不，你并没有記忆力。

她：就象你一样，我也試着全力去和遺忘斗争。就象你一样，我已經忘記了。就象你一样，我也曾想出現一次无法平服的回忆，一次充满影子和砖头的回忆。为了我自己的利

益，我曾每天全力和可怕地不再懂得出現回忆这一点作斗争。就象你一样，我忘記了。为什么要去否認记忆的明显必要性。

听着。我知道，这还要开始，二十万人死了，八万人受伤。就在九秒鐘內，这些数字是官方的。这还会开始，那时，大地的温度将是一万度。有人說，一万个太阳。地层会燃烧，一种深刻的混乱会統治一切。整个城市将会从大地上抛向天空，然后变成尘垢撒落下来。

新的植物在沙土中生长。

四个大学生集体等待着一次注定的、但却是傳說性的死亡。奥太河三角州的七条支流涸干了，并且就在习惯的時間內，确实是在一般的时间內，灌滿了清水，养魚的水，根据时间和季节变成灰色或蓝色的水。人們不再沿着泥濘的河堤看着奥太河三角州的七条支流緩慢地涨起潮水。

我遇到了你，我記起了你。

你是誰？你杀了我。你給我带来好处。

我怎么会去怀疑这座城市是根据爱情的高矮建成的？

我怎么会去怀疑你是根据我自己身体的高矮而长的呢？

你讓我高兴。这是什么样的事件！你讓我高兴。

多么緩慢！但又突然而来。

多么溫柔。

你无法知道。你杀了我。你給我带来好处。

你杀了我吧，你給我带来好处。

我有时间。我求求你，吞了我，改变我的面貌，直到我变得异常丑陋为止。

为什么不是你？

为什么不是你，在这座城里，这个在誤解这一点上是和其他夜晚相似的夜晚？

她：人們以为知道，但后来，却发现不知道，从来也不知道她

在納威爾有一個年青的德國愛人……

我和愛人一起到巴維埃爾，我們會結婚。

她從未去過巴維埃爾。

就讓從未去過巴維埃爾的人敢于和他談愛情。

你基本上沒有死。

我講我的故事。

我欺騙了你，今晚和一個陌生人。

我講我們的故事。

十四年來，我沒有重新嘗到一次不可能的愛情的滋味……

自納威爾以來……看我把你忘記……看我已把你忘記……

看着我。

我需要留在廣島

和他一起，每天晚上，

在廣島。

他：留在廣島吧。

她：當然，我会和你留在廣島，

我是多么可怜不幸，

我什么也不等，你知道……

去吧。

他：我不能離開你，

留在廣島和我在一起。

她：他要向我走來，他会摟我的肩，他会擁抱我……

他擁抱我……我就完了。

我遇見了你，我会記得你嗎？這個城市是按照愛情的高矮建的。

你是按照我自己的身體的高矮長成的。

你是誰？

你殺了我。

我餓了。我渴望不忠誠，渴望和其他男人來往，渴望譖

言，渴望死去。

很久以来，

我就怀疑有一天你会跌在我身上。

我在无限的忍耐中、安静中等着你，

吞了我吧。把我改变面貌，让其他任何人在以后不再了解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欲望。

我们要单独留下来，我亲爱的。夜不会消逝，

太阳不再会照亮人。永远不再照亮人，这终于来了。

你还在杀我。

你给我带来好处。

我们会带着良心和良好的愿望痛哭已死去的日子。时间会过去。只是时间。时间会来，时间会来，那时，我们不再知道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叫什么。名字会在我们的记忆中逐渐被抹去。然后，它就差不多全部消失无剩。

他：也许你留下来是可能的……

她：你很清楚。这比彼此分离还更不可能。

他：八天。

她：不。

他：三天。

她：什么时间，活的时间？死的时间？

他：了解的时间。

她：这不存在。既不是活的时间。也不是死的时间。因此。我感到厌烦。

他：我愿意你死在纳威尔。

她：我也一样。但我并不在纳威尔死去。我已经忘记了那个纳威尔。我今晚还想见你。我几个月来每晚都把你燃烧，而我自己的身体也燃着他的回忆。

当时，我的身体已经燃着了你的回忆。我想重见纳威尔……罗阿河……纳威尔迷人的白杨树，我把送给了遗忘。

一个远离你的夜晚，而我等待着白天，就象等待着拯救一样。

有一天，沒有他的眼睛，她就死了。

納威尔的小姑娘。

納威尔的小流浪者，

有一天，沒有他的手，她就以为是爱情的痛苦。

一无所长的小姑娘：

納威尔的殉难者，

納威尔被人剃光头发的人，今晚，我把你送給遺忘。

不值錢的故事。

就象他一样，遺忘是从你的眼睛开始的。

一样，然后，就象他一样，遺忘会得到你的贊成。这是，一样的。就象他一样，他会整个赢得你，漸漸地。你将变成一首歌曲。

日本人（講英文）：

你一个人嗎？

你願意和我談一会嗎？

一个人太晚了。

我可以坐嗎？

你刚參觀过广島嗎？

你喜欢日本嗎？

你住在巴黎嗎？

他：不可能不来。

她：我会忘記你，我已經忘記了你，看，我已經忘記了你！看我！

她：广島——Hi-Ro-Shi-Ma.....

Hj-Ro-Shi-Ma，这是你的名字。

他：这是我的名字，对，人們已經在那里了。人們还会永远留在那里。你的名字是納威尔——法国的納威尔。

《广島之恋》的作者阿仑·雷乃 对该片創作意图的闡述

……最初，《残暴的法西斯集中營》（短紀錄片，在我国上映过——編者）的制片人要我拍摄一部关于原子弹的影片。我試着做了，我工作了几个月，我看了一些日本紀錄片，看了《广島》，看了《原子弹灾难下的孤兒》，結果我发现我完成的那部紀錄片不过是这些影片的重新剪接，既然是同样的东西，何必要去重复它呢？我便放弃了已拍成的短紀錄片。

当时，我遇到了女小說家瑪爾格丽特·杜拉。我把我的計劃告訴了她。我喜欢她作品中的浪漫主义世界。我对她说：“我們可以設計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在故事中，人物并不直接參予悲剧的場景，而是去回忆或实际体验这种悲剧，因此，我們可以創造两个人物，使他們的回忆永远出現在剧情中。”（例如片中，那个日本人并未亲身遭到广島的悲剧，但是，他有着一种理性認識，他有良智，就象所有的影片观众一样；和我們一样，能在内心感觉到这种悲剧，集体地体验这种悲剧）她对我的計劃很感兴趣，便写了一个剧本。

由于每天早晨都听广播或看報紙，所以我感到，人們对一切威胁的恐怖性是心中有数的。他們知道这一切。但是，尽管意識到这种集体的痛苦，人們想保持个人幸福的念头仍然不断产生着。因此，在片中，战争是自己进入到影片的主题中去的，不管

影片因此而成了一部有主题思想的或和平主义的影片。就象影片的片名所指出的一样（原片名为《广島，我的爱人》），广島是面对着一个納威尔的青年妇女，通过简单而纯属个人故事这一表现方式，而把这个集体悲剧呈现出来的。

当我看到有些人把我片中的原子弹爆炸和納威尔的悲剧等量齐观，就象前者是要去和后者相等一样时，我感到了困惑。这不完全是我的意图。相反，我是想把广島这个庞大的、广泛的、幻想式的一面和納威尔渺小无味的故事相对起来。納威尔的故事是通过广島折回过来，就象烛光被凹凸镜折射、放大，并且倒射了过来一样。

在片中，我表现了一个法国妇女和一个日本男子的爱情。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我认为，在其他许多作品中，人们总是表现一个爱情赶走了另一个爱情，但是，我要在片中表现，在许多独特的环境中，爱情由于另一个新的爱情而获得了滋长和充实。因此，经过十四年后，那个青年妇女又找到了她初恋的感觉并且把那个日本人和她曾经爱过的人吻合起来，那个日本人即使在她激怒了他的时候还企图去理解她。我们可以看到，当他许多对她表示同情和厌恶的行动跟观众的同样行动相吻合并且代替了戏剧情节时，这个日本人也变成一个观众了。这一对情人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是感到惊讶的，因此，在我看来，去表现他们这种拙劣的关系和经过一夜的爱情后难以再使这种关系存在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整部影片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的。包括必然的、可怕的遗忘的矛盾，一个在集体的背景上出现的个人命运的矛盾，拆散和联结这些人物的战争的矛盾；他们以一种抒情的叙述调子组成了他们的行动，但是他们是试图保持心灵的真实，而这些人物又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句和时间变化，显得真实或玄妙神秘。

因此，在影片的开始时，影片的画面剪辑是没有理性的，甚至是矛盾的，我是从异常欢乐的皮肤转向异常痛苦的皮肤；换言

之，一方面是情侣的皮肤：欢乐、愉快，另一方面则是广島的皮肤：燃烧、痛苦。

至于这个女主人公，我并没有任何想使她合理存在的企图，她并不是一个“正面人物”。德国兵的形象并不重要，我是想說，他是初恋的象征。女主人公时常轉問她的过去，这是因为，她听到以一种外国語在談到爱情，而过去，对她來說，另一种語言就意味着爱情。她把广島和納威尔联結起来是在这两种情况的对立下产生的：一方面是一个集体性的、巨大的悲剧，一方面則是辛酸的、渺小的事件。正是在广島，她才意識到她在战时曾幸免于难的悲剧的巨大性，正是在广島，她和另一个講法語的男子之間的爱情使她摆脱了她創伤尚未很好平服的初恋，并且为她以后提高認識作出准备。有人問，这个妇女是否会留下来和她的爱人在一起……在我看来，她不会，他們之所以分开，倒不是因为他們都是已婚的人，而是，很简单，他們感到，他們必須分离的时间已經来到。如果，女主人公对她无法留在广島还不敢肯定，那她可能不会講她的故事。这是她的被虐待狂的一小部份。我喜爱这个人物，但有时也使我反感。在片中，我把她的回溯故意处理得不完整，沒有次序，因为，这种回溯是主觀的。她在講話时是处在一种神經質的、酒醉与兴奋的情况下，因此，她对过去的回忆是武断的、單純受她的情欲的指揮，也可以說，她是处在无理性状态中。

我把影片处理成文学的格調主要是企图讓觀众在看电影时，能够象在看一本書那样去自由地想象，因此，片中的长篇内心独白就是一种叙述性格調。在片中，我主要也是在再創造瑪尔格丽特·杜拉剧本中的浪漫主义世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我看来，导演工作就如剧本的編写和演員的演出来得重要了。

(根据雷乃答复法国某些报刊，包括資产阶级報紙的訪問整理)